



阅读时光

读但丁

精神与肉体

——《神曲》之一

摇摇如有强大的精神力，
把各种原素
在体内凑在一起，
没有天使
能够拆开
这合二而一的双重体……^①

……我们将找寻我们的肉体，
但是目的不在回到肉体里去：
因为一个人不应该复得自己丢掉的东西。
我们要把我们的肉体拖到这里，
它们将要悬在悲号的树林里，
每具尸体悬在受苦的幽魂的多刺的树上。^②

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那种微妙关系，在这部诗篇中被探索得如此之深，可说是经典文学

^① 歌德：《歌德文集·一卷》，绿原译，源远~源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页

^② 但丁：《神曲》，朱维基译，愿苑页，上海译文出版社，页



中的奇观。每一节,每一章,诉说的全是二者之间的恩恩怨怨,是关于这势不两立的双方如何争斗,又如何在尴尬中达成妥协的故事。由于精神的被禁锢,诗人对于肉体仇恨到了极点,以致要用一次次的死亡来消灭它。但下贱的肉体每次被消灭之后,又能如凤凰一般重生,成为新生的对立面,重新行使其禁锢的功能。如果没有肉体的下贱与顽固,精神会变成什么东西呢?一股烟还是一股气?这黑暗的永久居住之地,这奇特的演变模式,就是人类永生的希望。

被蛮横地去掉肉体,打入深渊的幽灵们,正是被专制的理性剥夺了“生”的权利的艺术自我的肖像,他们那无一例外的积极生存的方式,就是讲述自己同上面那个肉体之间的恩怨,讲述自己那永不放弃的努力。谁也不能让他们闭嘴,因为讲述的权利是上天给予的。激情从何而来?莫非他们最恨的,就是他们最爱的?莫非“先死”是为了“后生”?莫非决绝的剥离是为了达成新型的统一?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在精神的追求越来越崇高的同时,肉体悄悄地发生了什么相应的变化呢?很显然,那种变化决不能用诸如世俗中的“优雅”这类词来形容。不如说,那是一种比诗人描述的画面更为恐怖、暧昧、难解的景象。也许正是至深的对于肉体的爱使得人不停地折磨这个肉体,为的是让它焕发出人类特有的活力,完全迥异于其他自然物的活力。否则,人的高贵的精神就会失去它的寄居地。那些个异想天开的刑罚的操练,那些个屠宰场一般的野蛮的展示,除了给人带来惨痛之外,不同时也给人带来回肠荡气的解放感吗?精致而残忍的复仇演化出新的生存模式,旧的桎梏刚一解脱,新的囚禁又到来。

具有真正的空灵境界的诗人,将烧煮地狱沥青之火称之为“神的艺术”——一种人间觅不到的圣火。这些沥青的作用是用来煮熬肉体的。被“一个也不饶过”的执法的恶鬼抛进沥青池的幽灵们,他们的邪恶的肉体在那下面进行着黑暗的舞蹈,一边挣扎咒骂,一边感受酷刑的力量,并时刻不忘伺机突破。这是单靠激情达不到的自审,在剿灭了一切自怜和伤感的刑罚面前,一定有某种神力在起作用。是因为有了她,幽灵们才能在下意识里发挥表演的激情,在向制裁挑战的同时将刑罚的残酷性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所以在精神的自由表演中,肉体是提供激情的大本营,这种激情在神圣的召唤之下升华为崇高的理念,理念又进一步引导激情,使其更为焕发,同她来一争高低。沥青下被烧煮的幽灵们除了自动放弃之外什么都干得出来。反正是一

死,倒不如见机行事,能捞多少是多少。既像设陷阱的阴谋家,又像乱咬的恶狗。争斗在一张一弛中紧张地进行,双方暂时的胜利和失败决不意味着对峙的终结,矛盾只是越来越深化、复杂了而已。

在追求自由的事业中,精神和肉体是同一桩阴谋中的两个不可分的合伙人,也是一个东西的两面。精神的工作是解放人,让人超脱,肉体的工作则是设陷阱、搞欺骗,让人陷在欲望的深渊里。只有两方面互动才构成追求。没有制裁人就突破不了禁锢,没有反叛理念就会消失。这个机制运作起来确实神秘:

摇摇……我还没有见过骑兵或步兵,
或以陆地和星辰的标志定方向的船只,
依着这么不可思议的号筒声行动。^①

这号角声来自恶鬼的臀部,肉体最下贱的部分。想想看,从那种地方居然吹出了自由的号角,并由此开始了一场壮观的追求的表演!作为“小神”的人,是因为保留了远古时代的蛮力,才有充足的底气吹出这种从未有过的号角声吧。他们的船只航行在广大无边的宇宙中,遵循体内接收到的神秘召唤来定航向。这样的躯体,虽用世俗眼光来看丑陋无比,却成了启蒙之光的诞生地。

为了促使精神发展,肉体常需要惨烈的蜕化、变形。这类图像正是内部多种欲望交织、渗透、对抗,以及融合的演示。只是由于有了精神的干预,原始的欲望才变得令人眼花缭乱。那些可怕的欲望之蛇,是积累了几千年的生存技巧使它们变得这样灵活、残忍、剧毒,而又能击中要害。因为它们的工作,是催生新的灵魂,所以施起刑罚来必须绝对严厉。蛇用它那丑恶的行为进行着最高尚的事业,它在精神的引领之下改造了肉体,也改造了人性本身。既然精神非要在肉体中寄居,她就不能停止对肉体的改造,她必须将肉体变得适合自身居住。而这种改造,又只能通过启动肉体内部的机制来进行,于是就有了这种伟大的变形。可以说,是人的精神将欲望制约起来,让



它变成了凶恶、剧毒的蛇,而这些蛇,如鲁迅先生所说:“不以啮人,自啮其身。”在那种变形过程中,既有无法区分的纠缠,又有互生互长的蜕变,还有本质的交媾,最后达到的,均是那种牛头怪一般的统一体。世俗的眼光,一般难以认同这种形象,但这个牛头怪的形象,却是伟大的诗人们多少个世纪以来,用既悲痛又自豪的心情歌颂的对象。人要作为有理性的动物来释放欲望就逃不脱变形的命运,人通过这种复杂的演变既保留了欲望又战胜了欲望,并为欲望的进一步释放开拓了前景。

另一种变形是将罪恶集于一身(如在火焰中用自己杀死的那些人的声音说话的归多),在理性的观照之下继续痛苦地生存。

摇摇那火焰无限悲痛地离去了,
扭动着并摇摆着它的尖角。^①

○ 4

地狱的幽灵虽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罪,但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精神对肉体的制裁却已是他们自愿进入的模式。因为有罪,所以必须用火焰的桎梏禁锢起来,与这桎梏合为一体,永世不得脱离。精神的力量就在于此,她可以让人在犯罪的同时下意识地反省自己,以其“向善”的威慑力来干预人的生活,使人的灵魂永不安宁。想想莎士比亚《麦克白》的例子就会明白这是种什么情形。同《麦克白》相似的让肉体承担痛苦的最极端的例子,是被成十字形钉在地上,让千人踩万人踏的大司祭该亚法。承担在初始也许是无意识的(源于他的某种感觉),到后来却成了生存的前提。当他愤怒挣扎之际,就会看见天堂。

在精神的世纪历程中,灵与肉的分离一直在朝着纵深和微妙的方向发展着,艺术家们由此得以以千姿百态的版本来歌颂这种情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曲》的作者是出自内心的大喜悦而写下了这些诗篇。目睹了肉体的惨状,从灵魂的最深处体认了这种现实之后,自然会为人的自强不息,为人的永生的姿态感到欢欣鼓舞。诗人的这种乐观从内心生发出来,属于他自己,也属于全人类。在各式各样的版本中,这

^① 《神曲》原稿页。

些地狱幽灵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已放弃了由于外力而得救的希望,甚至也不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会达到某种终极的救赎。但无一例外地,他们全都死死执著于当下的“事件”。这些事件同过去紧密相联,实际上也是未来的预言——一个关于获救的可能性的预言。就是在那些属于肉体的事件中,他们下意识地创造了精神升华的画面,或者说创造了“无限时间的无限分岔”。肉体转化为精神的这种过程实在妙不可言。

因此,阴森的地狱是每一个有可能获救的人为自己设置的审判灵魂的法庭,是人为了要发展美好的精神而自愿让肉体加倍受难的处所。在此地,人的欲望除了一个出口没有任何出口可以发泄,而这一个出口,也必须由人在茫然挣扎中去无意识地撞开,否则等待人的便是死亡。如果一个人不是对人性的前途怀着异常坚定的信念,如果一个人不是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到了着迷的程度,这种生死关头的即兴创造就不可能达到。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不具有如此蓬勃的野性的生命力,如果这种生命力不受到地狱似的非人所能想像的压制,他也不可能有如此令人大开眼界的反弹。这个反弹所展示出来的新境界是前所未有的,她也是人类永远取之不尽的宝藏。所以每一个真正的诗人之所以能尽情地发挥创造性,是因为在神启之下进行了那种残酷的对于肉体的刑罚。

摇摇“自然”在放弃了创造像这样的动物之后,
就使战神失去了这些刽子手,
当然她在这点上做得十分对……^①

以上是提到深渊里的原始巨人时所说的话。从此处也可以看出诗人对于人性的信心。凶恶的巨人被强大的锁链束缚着,不再具有外部的杀伤力,恶以这种方式被强行转化成了善。原始的力量并不因捆绑而丧失,反而受到激发,这激发正是来自强大的理性。巨人冲破理性的瞬间就是创造的瞬间,同时也是新理性诞生的瞬间,如此这

^① 《神曲》原译页。



般无休无止。实际上,捆绑的形式是镇压也是挑起新的动乱,之后又来建立新的钳制机构。也许只有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才敢于拿自己的本能开刀,进行这种近乎巫术的实验。他也许在世俗中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他的艺术却将他变成了一个英勇的暴徒。

琉西斐(撒旦)的转化也是十分微妙的。从前他具有美丽的野性,可以想像这种野性有时也是凶残丑恶的,他被变成丑物打入地狱之后,却获得了人间最美的向善的本性。只有上帝心中明白这种转化的含义。

摇摇他用六只眼睛哭泣,眼泪和血沫,
顺着三个下巴流下。^①

一边咬啮咀嚼着罪恶的肉体,一边用滴血的心为之悲哀,这种冷酷的热情成了整个地狱的基调。为了实现上帝的、也是他自身的意志,琉西斐在黑暗的地心用行动破译着古老的原始之谜。于是就从地心的这个处所,施洗的小溪穿过蚀穿的石洞向前流去,净化灵魂的必要性被意识到了。更强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加入进来,自发的创造行动从此在一种更高的观照之下被进一步激发,而不是被规范。换句话说,理性越强,则原始冲力越大,越不可阻挡。创造进入了高一级的、更为艰难的阶段。

回过头来再看诗人在序曲里说的那句话,就可以初步把握它的意思了。

摇摇唉!要说出那是一片如何荒凉,如何崎岖如何原始的森林地是多难的一件事呀,我一想起它心中又会惊惧!^②

精神若要穿越肉体的原始森林,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同死亡晤面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即使是从那“关口”死里逃生之后,肉体还会转化成欲望的猛兽,横在追求者的路上,要窒息精神的发展。于是死又一次来临。这个过程中,以“负面”面貌出现的

① 《神曲》原载页。

② 同上 苑页。

肉体,决定着精神的层次。也就是说,母狼、豹和狮子越贪婪凶残,精神创造的世界就越高级、复杂,并且独立不倚。当人不断意识到自己的肉体的本性之时,精神的境界也在随之提高。人在发展精神世界时所面临的障碍其实就是自己为自己设立的高度。人往往到一定的时候会产生“上不去了”的感觉,那是肉体的资源已用尽了,而这个肉体,也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精神改造的——所谓“解放生命力”。

诗人但丁在写《神曲》之前的准备就是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为超越肉体的黑暗之林,他经历了无法诉诸笔墨的恐怖,但他依仗灵魂中多年积累起来的“美德”,终于战胜肉体,达到天堂境界。他在歌颂精神的空灵美妙之际,也间接地歌颂了肉体的强悍和野性。这大约也是史诗被称为“喜剧”的由来。

当人感到了肉体的强力禁锢,同时也感到以往的世俗欲望毫无意义之际,他就要开拓一种新的发挥欲望的模式,而在开拓之际他仍要借助于肉体的冲力,否则他就不能冲破桎梏。那么冲力又来自哪里呢?当然不会从虚空中来,它仍然来自世俗欲望,只不过这种欲望已不是现有的要否定的欲望,而是经过转形,具有更为高级的形式了。肉体在发挥功能之际就是这样被转形、被改造的。也许界限并不明显,而是新旧“像熔蜡一样”混合着,从中诞生出怪物似的新生者。

理解《神曲》就是理解我们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的关系。要进入这个世界,单靠理性和常识是做不到的,读者同样要经历但丁所经历过的那些绝望、苦恼和恐惧,只是程度上也许轻一些(这一点因人而异)。理解这样的史诗属于精神操练中的高难动作,没有以往训练出来的基本功是不可能去尝试的。这个基本功同常识等关系不大,它是一种审视灵魂,进行自我批判的习惯。但这个审视和批判与其说是理性或常识性的,不如说它是困惑中的创造性爆发与超越。人在或大或小的爆发中自觉或不太自觉地抛弃旧的自我,向那未知的领域发起冲锋,让欲望在新天地里得到新的发挥,也催生新的理性。所以这类阅读和创作的依据不是机械地遵循文学的某些现成规律去“解释”,而是从心灵出发,执著于那些奇妙的语感,在迷惑中让感觉大展身手,在隐约感到的新理性的光照之下逐渐探索出这个未知世界的规律。



自由意志赞

——《神曲》之二

《神曲》是艺术家追求自由的过程的真实记录，这个过程也是人由发自本能的自审(地狱)，到有理性的自审(炼狱)，再到纯精神的分析(天堂)的过程。追求的动机则是美德(一种有点神秘的理念)的感召。自由意志本身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她要无羁绊地上升，一方面她又在对苦行的渴求中将自身限制在地狱体验里，这两方面的力就构成了追求的律动的模式。在以“我”为主体的追求者身上，自由意志又是怎样体现的呢？或者说，“我”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自由的呢？

在“地狱篇”里，作为诗人的但丁的自由意志是通过一分为三的分身法来实现的。浮吉尔是诗人的理性与智慧，“我”的本质，俾德丽采则是诗人的理念，“我”的更深一层的本质。随着探索的深入，浮吉尔会将接力棒交给俾德丽采，由这位女神来引领“我”登上精神的极境。当“我”在原始的冲力的支配之下，闯到了这片与世隔绝的地带时，是浮吉尔用他那温和而又强大的理性之力，为“我”身上沸腾的野性指明了发泄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浮吉尔所说的“另一条路”。另一条路是同世俗永别的路，另一条路又是同世俗的投影纠缠到死的路。浮吉尔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将地狱的悲惨体验加在“我”的身上，让“我”在绝望中一次次奋力突破。

摇摇……我将做你的导者，
领你经过一处永劫的地方，
在那里你将听到绝望的呼叫，
将看到古代的鬼魂在痛苦之中，

他们每一个都祈求第二次的死……①

之后浮吉尔对“我”的肉体的折磨(伤心流泪、头昏眼花直至昏厥过去)使“我”闯过一个个极境，“我”的精神也随之不断升华。当“我”不知不觉地贴近死亡体验之时，境界也越来越纯。然而“我”究竟为什么会踏上跟随浮吉尔的旅程呢？以“我”显得有些优柔寡断，甚至有些软弱的性情，怎么会产生出如此大的信心和决心呢？文本中已经说过，是出于爱和同情，出于高尚的理念追求。只有美德(爱)可以使人无畏，在美德的感召下，人才可以战胜来自世俗价值观的怀疑，在信念中去追求幸福；生的意志也只有在美德中才得到体现，离开了同情心，人只是行尸走肉。这就是为什么“我”竟能战胜肉体的恐惧，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永生的原因。生的意志越强，同情心就越深(即使这种同情以曲折的形式表现也如此)。所以“我”在通向自由的一层又一层的地狱里，所体验的全是“别人”的苦难，“我”自己却似乎处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正好是这些“别人”(自我的对象化)在协助我完成体内原始之力的转化。一颗博大的心包含的是全人类的悲欢。艺术创造中这种分裂的奇观，需要读者用心体会，才会感到其间的层次。

有了美德之后，便会产生俾德丽采似的无畏。

摇摇“既然你想深究这一点，
我要简略地对你讲，”她回答说，
“我为什么不怕来到此地。
凡是具有伤害力的东西，
才是可怕的；其他的就不，
那些东西并不可怕。”②

俾德丽采这里谈到的“那些东西”，是指人身上泛滥的恶(比如三只猛兽，比如凶

① 《神曲》苑页。

② 同上，夙页。



恶的幽灵)换句话说也就是指人的原始生命力。人一旦意识到恶,那恶就受到了钳制,并且会在理性的引导下转化为善。代表着最高理性的俾德丽采以善或美德的面貌出现,而真正的善是无所畏惧的,她可以同任何令人胆寒的恶抗衡而不受伤害:“你们的不幸接触不到我,这里熊熊的火焰也烧不到我。”^①万物之中只有人才具有美德,但这个美德不是用来限制人的自由的,反而是促成人达到真正的自由体验的根本。当人痛斥自己那无意义的世俗生活,将自己逼得无路可走之际,是对美德的向往导致他进行那致命的一跃。在这一跃的瞬间,新天地就出现了,人的生命于是背离恶的轨道,不断以善的形式展现其辉煌,世俗生活也重新获得了丰富的意义。所以说俾德丽采高高在上,是“我”旅程中的福星。“我”则是俾德丽采的实体,她必须从“我”的实实在在的人生体验中汲取她生存的营养,否则她将因苍白而消失。当“我”在昏沉的地狱中进行自我搏斗时,俾德丽采这颗福星的光芒就更为明亮耀眼了。俾德丽采从哪里来?当然是从“我”的心灵深处走出来的,“我”原来就有她,现在才看见她。看见了她,“我”才大胆地选择了艰险荒凉的地狱之路,为的是回“家”,也是为了向天堂跋涉。俾德丽采通过浮吉尔让“我”看透肉体的虚无,使“我”变得意志坚定,在不归路上探索到底。斩断肉体的羁绊却原来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灵肉结构,让肉体更好地发挥能量,真正成为人达到自由的桥梁。深谙其中奥秘的浮吉尔,既心怀矛盾,又胸有成竹,显露出实验者的真实心情。

与美德相对立的人性中的卑贱是人性中的基础,它永远与美德同在。就为此,美德便意味着痛苦。俾德丽采从那高高的处所将她心中永恒的痛传给了“我”,正如上帝将自身永恒的痛传给撒旦(琉西斐)一样。“我”在发挥这痛苦中,便实现了俾德丽采的心愿。

摇摇“哦天国的遗弃者!卑贱的种族!”

他在那可憎的门槛上开始说,

“你们心中为什么怀着这种骄横?”

^① 《神曲》 夙猿页。

‘天意’的归趋决不能阻止，
并且还要时常增加你们的痛苦，
为什么你们要对他违抗？
与‘命运’抵触又有何益？假使你们记得，
你们的塞比罗为了这样做，
仍然忍受着下颚和喉咙剥了皮的痛苦。”^①

这正是天国的意志与卑贱原始的撒旦之力交锋的写照。天国意志以毫不妥协的姿态横扫障碍，撒旦却要忍着被剥皮的痛苦负隅顽抗。明知是上天规定的命运，仍然要以自动找死一般的愚顽去挑衅，这里面也许隐藏着极深的大智慧，或者剥皮的酷刑原本就是撒旦所追求的体验？当“我”跟随浮吉尔进到死亡之城内部时，问题的答案就全清楚了。天国的意志是属于人类的自由意志，她在对“恶”的否定与全面体认中实现自身。她将一切“恶”转化为善，将人生的价值拔高，也为自身注入活力。充满了烦恼和苦刑的场所，正是自由意志得以实现的场所。人“自找”的刑罚在实施中带有浮吉尔所说的这种特点：

摇摇……一事物愈是完整，
它所感到的欢乐和痛苦就愈多。
虽然这些受诅咒的人决不会
达到真正的完整，但看起来
后来总要比以往更接近它些。^②

只有那些在心底将尘世的享乐的性质看穿了的人，才会来追求这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阴森森的自由（或曰“完整”）。这并不是说，要将尘世的享乐全抛弃，过一种禁欲的生活，而是说人要在发挥本能之际建立起另一种生活，使它与世俗生活两相对

^① 《神曲》280页。

^② 同上 280页。



照 相互渗透与干预 这样的人才是有理性的人。就是这种内心自省的机制产生了自由的体验,否则人只是肉体或精神的俘虏,并没有什么自由。

第十七歌中那次“奇妙的向下飞行”是一次真正的自由体验。被浮吉尔从悬崖下的虚空中召上来的怪物,是肩负着带领“我”去体验自由的任务的。

摇摇看那尖尾巴的凶猛的野兽,
他穿越山岭,突破域墙和剑林,
看那糟蹋全世界的怪物。^①

这个怪物却有着正人君子的面孔。一次创造是由生命力的奋起来达到的,怪物基利恩模样丑陋,浑身洋溢着恶,所以能冲破理性的樊篱,进行奇妙的飞行,这同一个怪物却又有着向善的本性,这就使得它的飞行成了有目的的飞行,即在毫无参照物的情况下从虚空中接受关于方向感的信息。

人在进行这种飞行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四面悬空,一切景象都消失的、死一般的恐惧,还有一种是来自下方的恶的旋涡中升起的可怕吼声的威胁导致的恐惧。在飞翔中人既怕死又怕活,为他导航的其实是原始的冲力,这个冲力在理性的监护之下,能够背负世俗的沉渣(“想想你所负的异常的重量”^②),一往无前地在虚空中遨游。飞翔的目的在此排除了任何功利,只是为了飞翔而飞翔,为体验而体验,这正符合了最高意志希望达到的境界。

当然绝对的自由是达不到的,所以怪物基利恩在停落下来之后满心沮丧,它“显得轻蔑和沉郁”,然后它就摆脱“我们”飞走了。“我”和浮吉尔,我们这两个人类的儿子,却在它的背上经历了仅仅只能属于人的自由。基利恩是不知满足的,它对鸟成不了鸟而感到遗憾,但鸟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人的恐惧和理性钳制才使自由成为了可能。所以它尽管鄙视,下一次的追求仍然只能如此进行。

第三十一歌里面的巨人们是自由飞翔的力的根源。这种可怕的力威胁着人,又

① 《神曲》,扉页。

② 同上,扉页。

让人成就伟大的事业。当巨人们落到地狱之后,他们就被结实的锁链绑了起来,严厉的镇压使他们那雕像似的反叛姿态成了永恒。能进行自由飞翔的力是一种能毁灭一切的力,将破坏与毁灭转化为创造,所需的是铁链的束缚。这些嘴里发出含糊原始语言的家伙,无论上界世事沧桑如何变迁,他们始终作为人性的根基存在于深渊里的浓雾中。

更深一层的结构在第三十二歌里展示出来。青黑色的幽灵被封锁在冰冻的湖内。人在如此残忍的地方是如何发挥激情的呢?这些幽魂心如坚冰,却并不麻木。他们这样发出内心的热力:一边从眼皮间涌出泪水,一边又被严寒冻住眼泪。这种情景真是难以想像。冷热情来自对人性的深深的绝望,加倍的严惩却完好地保存了兴风作浪的冲力。所以一旦遇到外界的激发,理性观照下的表达就如恶的滔滔洪水一样汹涌,从那里头也涌出自由的快感,这种快感正是由世俗的嫉妒心转化而来。

摇摇就是你把我的头发都拔掉,
我也不告诉你我是谁,也不把头给你看,
纵然你敲打我的头一千次。^①

他以抵制交流的形式来变相交流,以攻讦“他人”的形式来揭示自我,以咬啮“同伴”的形式来“挟心自食”。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灵魂深处的情景,就会悟出此处演示的画面就来自我们内部。幽灵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仍然是为了自由的体验。当他们在冰封之下断绝了一切希望,严寒以死相威胁之时,他们那种不顾一切的发挥,那种超级的热力,正好构成了自由的意境。那是精神抗争的画面,无依无傍的挣扎就等于虚空中的致命飞翔。不然的话,在这种境地中,人还有什么必要怀着复仇之心,并时刻不忘将其演习?

人的生命实在是奇妙,从这个生命中产生的自由意志,其深奥的底蕴永远是艺术家们说不完的话题。嵌在地球中心的琉西斐终于在“我”面前现形了。这个铁石心

^① 《神曲》地狱页。

肠的怪物，如今残忍地用巨大的嘴巴咬嚼着罪犯，他身上这种丑恶的人性却是由美丽的野性转化而来！想当初，他是天堂里最美丽的天使，但那个时候他还不具备真正的人性。是对自由，对渴望成为“人”的不顾一切的追求导致他反对造物主，落得了今日可悲的下场。这个“下场”，就是自由体验本身。被倒插在地心的琉西斐，是整个地狱机制的核心。当人不满于自身的现状，当人想飞越世俗的鸿沟，领略彼岸的风光之际，琉西斐会告诉人自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为什么他要成为黑暗处所的永久的囚徒，而不做天堂里优雅的无邪的安琪儿。浮吉尔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全部。”^①这个“全部”就是琉西斐追求自由的遭遇和属于他的永劫的地狱的真相。琉西斐那洋溢着野性之力的粗糙的身体，是地狱机制得以运作的保证，上帝同他开的这个永久性的玩笑成全了他的追求模式。是上帝给了他强悍的生命力，使他能达到生命的极限之处，将两极相通的奥秘揭开。琉西斐的体验虽然还不那么自觉，但这是一种充满了创造性的体验，每一轮都是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人在地狱中明白了，此处惟一的存活方式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于是人在摆脱了一切的、赤裸裸的状态中，反复折磨自己的灵魂，以灵魂的各部分之间的千奇百怪的扭斗形式，来重演上界的生活，并毫不留情地作出专制的判决。而使这一切得以进行的动力，是人身上那永不消失的野性。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将美丽的琉西斐变成一个吓人的丑物的原因，只有通过这种转化他才可能追求到真正的自由和美。“我”在同琉西斐的身体接触，将他多毛的、野蛮的身体当梯子，走出万恶的地狱之际，“我”同他的深层的沟通便于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这时眼前豁然一亮，我们见到了美丽的星辰。在这之前，“我”曾气急败坏地这样哀叹：

摇摇唉，热那亚人！丧尽了道德
并充满着一切腐败的人们呀，
为什么你们不从大地上消除？^②

① 《神曲》圆珠页。

② 同上 圆珠页。

懂得了琉西斐的悲痛也就懂得了地狱机制的合理性。人一天要作为人存在,地狱机制就不能取消,反而要更加异想天开,以更加精致无比、残忍无比的形式来完善自己。这是上帝安排的天堂之路,早在他驱逐琉西斐之际,这个宏伟的构架就已在他的心中了。而琉西斐,他必须和上帝较量到底,以他的邪恶之力成全上帝的意志,否则那意志便不存在。他怀着切齿的复仇之心占据着这块黑暗广大的领地,带着冷酷的快意将刑罚不断地实施,当他这样做时,来自天堂的光便会穿过幽深的洞穴照在他身上。

具有罕见的明丽之心的诗人,其内心的严酷震撼着我们。谜一样的生命要焕发出她的辉煌,原来要经过如此复杂的机制的运作,如此你死我活的搏斗。这种博大精深的纯精神产物,像一颗缀在王冠上的最亮的明珠,它的永不黯淡的光芒至今仍能穿透我们的灵魂深处。

人是在追求自由、战胜死亡之际才进入地狱的。这时他才逐渐发现真相,这惟一的、通向坟墓的无路之路,也是到达天堂的必经之路。



两种形象的比较

摇摇——《神曲》之三

在地狱和炼狱里 那个艺术之魂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现的。

地狱的幽灵生气勃勃 ,浑身洋溢着原始蛮力 ,爱则爱到忘我 ,恨则恨到咬牙切齿 ;蔑视权威 ,亵渎神灵 ,耿耿于怀 ,有仇必报……在那黑暗的永劫之地 ,咀嚼骨头的声音此起彼伏 ,令人胆寒。只有当人看出了这种种的原始风景全都在一种强硬的机制的制约之下时 ,那些个表演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地狱幽灵是黑色的、反叛的精灵 ,他们身上的反骨 ,正是上天的馈赠。一种爱情 ,需要通过如此曲折的方式传达出来 ,该是多么的惊世骇俗 !试想这些已失去了肉体 ,又被强大的机制镇压着的鬼魂 ,如果不是受到一种永恒的信念的支撑 ,在那种暗无天日的深渊里 ,又如何能够将那种来自人间的、爱恨交加的表演持续下去 !只有深谙那种机制的诗人 ,才窥见了这些野蛮的鬼魅身上的不变的虔诚、忠贞的爱恋。

炼狱的幽魂则形象高贵 ,内心深邃 ,目光内敛、严厉 ,终日沉浸在沉痛的自审之中。这些饱经人间风雨的精英们 ,聚集在那座理性的山上 ,他们的身体虽然摆脱了重力 ,化为了近似于无的影子 ,但他们身负的看不见的痛苦 ,却同山岳一般沉重。“人间乐园”给每个幽灵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快乐和幸福 ,但当下的处境却比地狱更难以为忍受。自觉的创造性的突围具有更大的难度。人得不到休息 ,日夜不安 ,为的是深入更黑、更虚幻的自由境界 ,将自身变为纯粹的精神。在此地 ,每一个幽灵都说着睿智的语言 ,那种身居两界被分裂 ,却又经由超脱而统一起来的、具有寓言性的语言。上升到高级阶段的创造者不再亵渎与蔑视 ,就连愤怒也基本上消失了 ,他们脸上挂着长年不变的沉痛的神情——一种去掉了人间烟火味的沉痛。人性的高贵使得他们的仪

表如同帝王般威严，他们那具有承受痛苦的无限能力的身体洋溢着天国的爱。

地狱的姿态是永不停息的自发挣扎，炼狱的姿态则是竭尽全力的攀爬。两种动作不一样，行动者心中的意境也大不一样。落进深渊的鬼魂对于前途毫无预感，他能够主宰的，只有自己的身体了。他被死亡笼罩，却又还活着，活着的他在这个永劫之地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挣扎了。愤怒地挣扎，不抱任何希望地挣扎，悲痛已极地挣扎，怀着恶意的嘲弄挣扎……挣扎令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力，挣扎也应验着神的复仇的寓言。而炼狱是从生命的大海中耸起的、险峻的高山，山顶有人间乐园。炼狱山的陡峭令凡人无法攀爬，非得生出翅膀才能飞上顶峰。人在开始这艰险的旅程时对于山顶的情形是一无所知的，但人已经不像在地狱中那样盲目了。人所到之处，皆充斥着关于得救的图像与声音，而那可怕的险途，也会在横下了一条心的人面前给人一条路。炼狱的关键是人能否忍受剧痛，坚定地向内深入。只要稍有分神，面前的山就会背叛人，将攀爬者毫不留情地摔死。在这种意志较量中，任何犹豫和松弛都是不允许的，人只有“铤而走险”。攀爬者能够熬过这噩梦般的旅途，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求生的意志，这个意志现在已变成了自由的意志，所以攀爬者才能在每一步、每一阶段都感到那种微妙的得救的暗示。在自觉的操练中，他也逐渐悟到了，要战胜面前的绝壁和天堑，惟一的途径就是深入自身的苦难，然后从苦难中向上升华。这种方式屡试不爽。美丽的地上乐园却原来又是一个充满了凶险的处所，在这里，俾德丽采终于向攀爬者揭开了人性结构之谜。至此，地狱与炼狱的两种努力便衔接起来，曾经深藏的理念现身，生存的格局变得清晰了。两种奋斗的姿态又有多重的含义，可以说是人生的两个阶段，也可以说是艺术的两个层次，还可以说是自我的二重感知方式，等等。对于写作这篇史诗的诗人来说，这是坚定不移地向内深入的途中看到的风景。

生活在尘世中的人，灵魂被窒息、被玷污，精神处于濒临死亡的绝境之中。人的求生的本能在这种先验的处境之中闯出了一条奇异的救赎之路，那就是与肉体的生存并行，开创精神生存的境界。为了这种内心的生存，人必须主动地下到灵魂的地狱，对那人性之谜进行层层探索，以弄清人的来龙去脉。而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为了拓展精神王国，使已经失去意义的、行尸走肉的世俗生活重新获得意义。主动下地狱决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做到的事，对于个体来说，它既需要崇高的理想，也需要对生